

# 摄影的力量

——当代世界著名摄影人访谈录

## The Power of Photography

——A Collection of Interviews with Famous  
People in Contemporary World Photography

江融 著

By Jiang Rong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迈克尔·菲尔德、安德鲁·帕克和卡拉·桑德伯格，2002年

第一眼看到画面的人，都会被照片上展示的场景所吸引：演员在这时成为飞翔的精灵，自由自在地展示着属于幻想的舞蹈，空气似乎成为移动舞蹈演员的能量。这种画面记录肉眼无法捕捉的影像，使精纵即逝的刹那成为永恒的雕塑；这种影像割断了连续性，失去了重心和平衡，产生了无法理解的

超现实画面。

所有的舞蹈演员都仿佛摆脱了地球引力，以一种超常的形态悬浮在空中。更令人赞叹的是，流淌的汗水，紧绷的肌肉，甚至受伤的关节，都消失在画面之外，每个演员的表情都那么放松，仿佛陶醉在音乐中，用形体演绎一段心灵的乐章。路易斯·格林菲

## 捕捉令人无法理喻的瞬间

——对话路易斯·格林菲尔德

尔德(Lois Greenfield)用1/2000秒的瞬间，将激烈的现代舞蹈，定格成优雅的陈述。

然而，除了小时候上过几堂芭蕾舞课之外，1949年出生的格林菲尔德在开始拍摄舞蹈之前，并不十分了解舞蹈，而且对舞蹈并没有特殊的兴趣。1970年从美国布兰登斯大学毕业之后，她曾梦想成为《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刚开始，她担任自由职业摄影师，为波士顿几家报纸进行采访报道。她在大学主修人类学和电影，摄影是自学成才。

有一次，被派去报道舞蹈表演的彩排活动，她对如何拍摄舞蹈动作一窍不通，而舞台灯光的不断变化，更使她十分沮丧。但是，格林菲尔德是一个十分执着的人，她并未因此而放弃。相反地，1973年搬回纽约居住之后，追逐现代舞在纽约舞台上蓬勃发展，她恍然而会，经常拍摄舞蹈表演的彩排，不断摸索如何才能捕捉到离奇的形体构成和不寻常的瞬间。

1982年，格林菲尔德决定放弃采用纪实手法拍摄舞蹈，她满足于从远处拍摄彩排中的剧照，而是要将舞蹈中的瞬间重新塑造或摄影作品。她请两位当年十分擅长实验舞蹈的年轻舞蹈家到她的工作室，首次使用哈苏120相机拍摄方构图的照片。她让舞蹈演员即兴表演，结果意外地发现，照片方框如同舞台的边界，能够使演员的表演更充满能量

的释放，并会截切演员的手脚，仿佛画外有画。

格林菲尔德始终牢记美国著名摄影家杜安·米歇尔斯(Duane Michals)的一句话：“我要努力创造没有我便无法存在的东西。”这句话一直激励着她。十分巧合的是，1992年，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同时为米歇尔斯和格林菲尔德举办个人回顾展。

格林菲尔德的确开创了舞蹈摄影新天地，而且，她仍然在创造中。



莫林·德莱明，2007年

江融：你一直都在拍摄舞蹈演员和舞蹈，为何你却不希望被视为舞蹈摄影家？

格林菲尔德：我的根本兴趣在于通过摄影探索舞蹈的动作过程，而非记录经过编排的舞蹈。能够激发我创作灵感的是，探索在拍摄舞蹈过程中所唤起的细微情感和所能叙

述的内涵。因此，对我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舞蹈演员更适合作为我的拍摄对象？

格林菲尔德：在开始拍摄舞蹈之前，我确实对舞蹈没有特殊的兴趣。我拍摄舞蹈已经30年，无论是我邀请舞蹈演员到我的工作室，还是他们雇我拍摄，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拍摄舞蹈



西埃拉·琳和贾马尔，2006年

演员即兴表演的瞬间。这些随机的舞蹈动作是自发产生的，没有参考任何舞蹈，它们可能无法作为舞蹈的组成部分进行表演，因为它们不是来自于任何舞蹈节目。它们不属于任何连续动作的组成部分。我所拍摄的这些瞬间，既没有上一个瞬间，也没有下一个瞬

间，它好像一刹那中的一个小型舞蹈节目。

江融：难怪你曾说，你对拍摄舞蹈演员充满激情，而非舞蹈本身。而且，你还认为，一个编排杰出的舞蹈节目并非能够造就杰出的摄影作品。那么，你如何能够如此准确地预测一个瞬间的舞蹈动作？你小时候是



佛利茜·霍普、杰克·加拉格尔、丹尼尔·埃兹拉诺和阿什利·罗兰，1993年

否有过任何舞蹈训练？

格林菲尔德：除了小时候上过几堂芭蕾舞课之外，我没有受过任何这方面的训练。预测动作要靠直觉。你必须在看到你想捕捉的瞬间之前决定拍摄。如果等到你在相机取景框中看到画面时，必然捕捉不到该画

面。你要预估可能即将发生某个有趣的画面，但你无法真正知道实际的画面。

江融：你是否在用胶卷相机拍摄之前使用宝丽莱相机拍摄？

格林菲尔德：是的，我曾经使用过。但现在我使用数码相机，而不是宝丽莱相机。

江融：因此，你必须事先知道舞蹈演员可能将要跳的一些动作。这可能对你拍摄会有帮助。

格林菲尔德：对我来说，帮助不大。我曾去拍摄舞蹈彩排，第一次看彩排时，我拍到了最好的照片，因为会有许多惊奇。如果舞蹈演员一再重复相同的动作，我便不再感到惊奇，我的本能就变得迟钝。在工作室拍摄时，我预先不看整套舞蹈动作。观看舞蹈和拍摄舞蹈是两回事。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拍摄人的视觉无法捕捉到的瞬间。你可以坐在那里看我拍照，但是直到看见照片之前，你和我都无法真正知道我所拍到的画面。我们的头脑无法停止时间，我们也看不到静态影像。不过，如果你坐在我的工作室，当闪光灯闪亮的一刹那，有可能看到闪光灯闪过之后留下的画面。

我使用宝丽莱相机，只是为了了解舞蹈家的位置和姿势是否大约正确，包括布光和曝光是否准确。如果宝丽莱照片出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构思，我会用胶卷拍摄这种构思，并让舞蹈演员重复表演该舞蹈动作10至15次。不过很可能跳10次之后，该动作也就没意思了，因为不再有任何新鲜感。

江融：所以，你喜欢随兴的自发动作。

格林菲尔德：是的，就好像照片是自然产生的。如果你想等待拍到最佳的宝丽莱照片，然后再用胶片来拍，舞蹈演员已经看上去疲惫了。因此，我使用这种宝丽莱照片只是为了了解是否已经准备好拍摄某个画面，而不是为了拍到最佳的宝丽莱照片。

江融：因此，你要求舞蹈演员不要将已设计好的舞蹈动作带入你的工作室。

格林菲尔德：的确如此。不过我仍然需要指导他们，因此，这是一种合作。

江融：那么，为何你要求他们要表现出安祥的面部表情？

格林菲尔德：我不希望他们看上去很费力气，而希望他们看上去很平静，这使他们显得更神奇，看上去更具有超人的能力，因为他们让人产生一种幻觉，能够毫不费力地完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动作。大部分人认为，在舞蹈难以捕捉的一个瞬间——最高潮的瞬间，实际上，最高潮的瞬间是较为静止的瞬间。我认为最有趣的瞬间是在最高潮之前或之后的一刹那。舞蹈演员在这一刹那更像漂浮在空中。这个瞬间的动作较为模棱两可，不清楚是上升还是下降。

江融：最高潮的瞬间是难以界定的。

格林菲尔德：的确如此。因此，预先看到动作并不一定真正有助于我捕捉该动作，因为关键在于我是否能捕捉到该瞬间，而是我应当捕捉这个瞬间中的哪个重要部分。

江融：所以，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很准确地预测。

格林菲尔德：是的。现在我的确十分了解舞蹈，而且因为我不是舞蹈出身，所以能靠自己判断的视角。换句话说，我并不会因为某人能够做劈叉动作而感到惊讶。从一开始，我一直寻求创作有趣的照片。不管你是否对舞蹈感兴趣，或者你是否了解某个具体的舞蹈，照片本身必须能站得住脚。

江融：难怪你说你不想记录舞蹈，而是要重新创造一个瞬间。

格林菲尔德：或者说是想象一个瞬间。

江融：你刚开始拍摄彩排照片时，感到十分沮丧，因为无法控制灯光的效果。不过，正是失望促使你创新。

格林菲尔德：非常正确。

江融：1982年，你将两名舞蹈演员带到工作室，并且借了一台哈苏相机，从那以来，你就一直采用6×6方构图的模式。你是因为偶然借用了哈苏相机喜欢上这种格式，还是你真正为了正方形格式非常重要？

格林菲尔德：是偶然喜欢上的。当时我接了一个商业拍摄项目，他们问我是否可以采用6×6格式。我借了一台哈苏相机，并拿这两名舞蹈演员试拍。我十分喜欢拍摄结果，我认为，方构图是十分不自然的格式，它不是人们自然的观看方式，长方形才是自然的方式。正是因为不自然，才逼你用不同的方式构图。而且，将习惯于在长方舞台上表演的一群舞蹈演员放在一个方构图中的确不容易，它使我改变了构图方式。

我的第一个试验是，利用方构图裁切演出取景框的舞蹈演员，这种意外裁切演员躯体的做法彻底改变了我的构图，并对我的美学观念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江融：我认为这种裁切效果更好。中国画也有同样的技法，留白并不等于空白，仍然具有含义。另外，有些意象仍然可以延伸到画面之外。你用取景框裁切舞蹈演员的躯体也产生相同的效果，使观者想象画面之

外的影像。

格林菲尔德：我不知道中国绘画也有这种观念，但我的确希望观者想象画面之外可能发生的影像。另外，我也不知道空白在中国画中有含义的。但在我的作品中，空白的确能对画面产生影响和能量。因此，我希望舞蹈演员在我的画面中看上去十分安祥和放松，而非表现得十分紧张。如果他们放松，空白画面看上去就会像“空气”，成为移动舞蹈演员的能量。

江融：你在拍摄照片时的一个创举是，你要求舞蹈演员横向运动，而非朝你跑来或背对着你跑开。从技术上来说，这似乎有助于你聚焦。但是究竟为何你要让他们横向运动？

格林菲尔德：这不完全是为了聚焦方便，因为我预先将相机的焦距定好。我通常不希望他们的形象在画面中缩小，而更喜欢他们的侧面像，更多地寻找他们在空中的形状。

江融：6×6格式仿佛成为了这些演员的舞台，但并非是一个大舞台，你利用该格式来压缩和创造你照片中的能量。你如何做到这一点？

格林菲尔德：如果一枚炸弹在空中爆炸，尤其是在沙漠或在广大的空间中，空间会吸收爆炸的能量。然而，如果是在一个规定的空间中爆炸，则会显得更具威力。

江融：你似乎总是想要与主流不同，与传统不同。通常要表现一种动态，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模糊画面”。你却喜欢采用1/2000秒来捕捉瞬间中的片刻。



沙赫·曼舍, 1997年

格林菲尔德：的确如此。我没有试图摹仿我们对动作的感受，这正是模糊影像的作用。我试图向人们显示只能存在于照片中的瞬间，在看过照片之后，人们才相信他们已经看过该瞬间。

江融：这种瞬间十分超现实。

格林菲尔德：是的，因此，有人认为是采用Photoshop或其他软件来创造这些影像。

江融：你是在1982年创作那些早期作品，当时不可能使用Photoshop。不过，你的照片的确看上去超现实，而且令人无法相信。似乎那些舞蹈演员会摔下来。

格林菲尔德：是的，但他们知道如何落地。这些照片看上去超现实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你看这些照片时，你并不知道它们是用1/2000秒拍摄的。你会想这些舞蹈演员怎么能够保持这些姿势。事实上，他们始终是在运动过程中。

江融：另外，他们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由于镜头的压缩感，看上去似乎所有的舞蹈演员都在同一平面上。你是否对时间的消逝特别感兴趣？

格林菲尔德：我认为，我的真正拍摄对象是时间。摄影是关于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我所拍摄的动作便是稍纵即逝。任何照片都是反映时间中的一个瞬间，甚至包括爱德华·韦斯顿著名的青椒照片。只不过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时间中的一个瞬间。照片使得一个飞快的动作比现实更加实在，我所捕捉的瞬间如此之快肉眼无法看清，然而，照片却像雕塑一样将他们凝固。

江融：不过，路易斯，有些人认为你虽然凝固了瞬间，却没有捕捉到舞蹈精神。

格林菲尔德：这种说法无可厚非，因为各种拍摄方法总是可行的。我的本意并非捕捉舞蹈的精神，而在于反映一张照片内在的矛盾，我想捕捉令人无法理解的瞬间。这基本上是我拍摄照片的标准。如果你能理解正在观看的照片，并能以理性和清晰的字句加以描述，那么我对该照片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看完后还是不明白的照片。

江融：你也拍摄过许多商业照片。你的照片能产生许多令人无法想象的效果，并容

易吸引观众观看这种效果，这正是广告公司期待的。你是否认为艺术摄影与商业摄影存在矛盾？

格林菲尔德：对我来说，我一直有半能够同时拍摄这两种照片。我的照片能说明许多比喻，例如，可以用来表明“杰出”、“团队合作”和“平衡”等。因此，商业摄影也允许我创作艺术摄影。

江融：瑞士钟表公司Raymond Weil让你拍摄一个订单，结果却创作出你最佳的一组艺术摄影作品。似乎商业摄影也可以是创作过程。你如何界定艺术摄影？

格林菲尔德：通过照片本身便能区分什么是艺术摄影，而不论这些照片是否产生于商业拍摄订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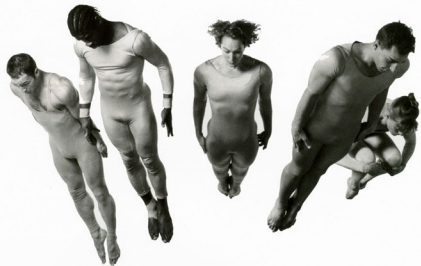
江融：你认为别人会如何看待这些产生于商业订单的照片？

格林菲尔德：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很可能受拍摄这些照片的背景情况影响。

江融：另外，你也说过，如今越来越难以推销“令人无法相信的照片是非常具有创意”的观点，因为随着Photoshop的出现，一切似乎变为可能。你如何应对Photoshop产生的挑战？

格林菲尔德：广告业已经从暗喻的表现手法转向了描述手法。同时，商业广告的趋势是依靠Photoshop所能提供的廉价超现实主义手法。例如，他们会制造出一个女人看上去像挂在悬崖上，脚下是一片充满冰块和海浪的汪洋画面。Photoshop创造出的这种影像是当今流行的美学观念，但与我的美学观念





阿里·麦克菲、小阿尔伯特·怀尔莫尔、霍伯·克拉克、马修·斯特龙伯格和莉莎·多尔顿，1996年

非常不同，因为我的照片十分抽象。

江融：为何你的照片会是抽象的？

格林菲尔德：因为在我的照片中没有任何现实状况，没有女孩吊在悬崖上头发飞扬的画面。

江融：你也已经开始使用数码相机。你是否认为数码摄影能使你更好地创作？

格林菲尔德：我并不这么认为。

江融：你说过数码相机放慢你创作的过程，因为你常常会停下来查看拍摄的结果。你如何比较数码相机与宝丽莱相机之间的不同？

格林菲尔德：数码相机背十分了不起，因

为如果你用该机背拍到了理想画面，你便拍到该照片，而使用宝丽莱相机的情况则不同。数码相机能够让你更随性地拍摄，你不需要换胶卷，拍摄起来也不需要花太多钱。另外，舞蹈演员也能得到更多反馈，他们立即能够从我的电脑荧光屏上看到结果。不过，所存在的危险是，如果他们看得太频繁，自发流畅的动作便容易消失，各种构思难以自由发展。因此，我通常让舞蹈演员连续做十次动作才让他们看效果。即使数码技术有许多好处，最终不见得会更有利于我的创作。

江融：你是否已停止使用胶卷？



丹尼尔·威盖拉诺和阿什利·罗兰，1988年

格林菲尔德：我已经有一两年没有使用胶卷了。

江融：你是否认为数码相机的效果在影调方面与胶卷相同？

格林菲尔德：我对数码照片的影调还是满意的，不过我更喜欢胶卷照片的影调。但现在用胶卷不太切合实际。如果没有发明数码相机我的话，我也不会在意，但现在已无法避免数码相机。你会骑着马从纽约到加州，还是乘飞机到那里？

江融：目前，你正与澳大利亚舞蹈团合作，拍摄名叫“Held”的舞蹈。你是否在他们表演时，使用单反数码相机拍摄，而且你拍摄的影像立刻放映到现场的两大银幕上？

格林菲尔德：的确如此。

江融：那些不太理想的画面是否也放映出来？

格林菲尔德：所有的画面未经编辑全都放映到银幕上。

江融：这样是否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格林菲尔德：事实上，这种做法是该舞蹈的前提和构思。我本人也在舞台上，而且是该演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该舞蹈正是将静态画面与实际编排的舞蹈并置在一起。该舞蹈正是表现摄影如何能够将被摄对象转变，使得呈现的结果与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不同。

江融：你现在已经是世界著名摄影家，你希望未来的摄影史学家如何看待你的作品？

格林菲尔德：我当然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原创的感到最为骄傲。我的作品不是衍生于

任何其他人的作品。事实上，现在许多人在模仿我的作品。

江融：那么，你是否认为你的作品是艺术摄影？

格林菲尔德：当然是艺术作品，至于是否是优秀艺术作品则留待别人评判。拍照片似乎很容易，尤其是现在。摄影是最民主的艺术形式，这实际上对摄影不利，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拍出相同的照片，我们大家都在学习相同的视觉语言，大部分人都喜欢拍某些画面，如落日。尽管我曾经是旅行摄影师，但我现在旅行时很少拍照片，我不想拍摄大家都在拍的照片。我不是说他们不应当拍落日，他们不是专业摄影师，就让他们拍落日好了。对我来说，我想拍摄的东西很少。

不幸的是，现在人们对观看他们刚拍摄的照片更感兴趣，而非沉浸在摄影之中。我的建议是，沉浸在拍摄过程中，不要边拍边看。你无法看完照片之后觉得不好重新回去再拍。当这个混乱的世界在你眼前展开时，你必须学会如何通过视觉来想象构思。

如何能够使你的影像独树一帜是最具有吸引力的问题。我能够使自己的摄影具有个人风格，因为它们来源于我的灵感和构思。

江融：非常感谢。

本访谈图片提供：路易斯·格林菲尔德 (©Lois Greenfield)